

景岳學說研究

任應秋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绍兴市分会

景岳学说研究

(第一集)

陈天祥	张兆云	王少华	编著
朱曾柏	郝印卿	郑淳理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绍兴市分会

1983 年 9 月

姜 序

余尚称景岳张氏为仲景后第一人。试举历代医家而评骘之，肘后、百一、千金、外台集验而已；金元四家各抛内经、仲景之一隅发挥而已。明季以降，就有如景岳之学术淹贯、博通内经，就有如景岳之兼综各科，就有如景岳之在内、妇、儿科、本草、脉学以自己经验折中诸家，且具有其独特见解。在其所运用《周易》与《内经》之辨证法以论医学，更为千古一人者。试举历代医家而比观之，知余非左袒景岳者，然则学习景岳、继景岳之途以前进，赶超景岳为“四化”作贡献，詎非吾侪之责欤！

近有陈天祥医师等合作撰成《景岳学说研究》，将予付梓，洵有裨于发扬景岳学说。故欣然书此，是为序。

姜春华

1983年9月6日序于青岛之黄海旅店

罗 序

张景岳不仅是明代的医学名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医学理论家和临床家。他十四岁开始跟当时的名医金英学习，并随其尊人寿峰公教，得观《内经》。同时对易理、兵法、天文、地理、术数、文史、音律等均有研究，而于《易经》钻研较深，他是以多科学而通医学的博学多才之士。张氏寝馈《内经》数十年，皓首不息。他以“从类分门”之法，将《内经》全部加以整理，编成《类经》三十二卷、《类经图翼》十一卷、《类经附翼》四卷，并加注释阐述，俾能“发隐就明，转难为易”，以达到条理分明、易学易懂之目的。晚年结合生平之临床经验，写成《景岳全书》六十四卷，包括基本理论、脉学、伤寒、杂病、本草、方剂、妇科、儿科、外科、痘疹等内容，真不失为一套医学全书。他的著述共达一百一

十五卷，凡数百万言。张氏治学严谨，写作认真，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经多次易稿，然后成书。撷取我国古代朴素辩证唯物观点的阴阳学说为纲，而贯穿于全部著述之中。但不抄袭古人陈言，是批判地继承明以前各医学名家的学说，发挥自己的理论，故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且能加以系统化。后人虽亦有贬斥之者，但瑕不掩瑜，其对中医学学术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对景岳学术思想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陈天祥医师为了继承发扬张氏之学，汇合同人，著有《景岳学说研究》，分集出版，以便对张氏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对于继承前人的经验，发扬其学术的优点，冀能加以推广，是很有必要的。且这一工作，对于活跃中医学学术研究风气和协助古籍整理，具有很大作用。在历代医学名家中，我是比较推崇张景岳的。他以毕生之精力，从事医学的整理研究，并能写出大量内容丰富的著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景岳学说研究》的出版，不仅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定能对中医界掀起研究古

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起到示范和鼓舞的作用。是为序。

广州中医学院 罗元恺

1983年9月于羊城

目 录

姜序	姜春华 (一)
罗序	罗元恺 (二)
一、张景岳生平事略	(1)
(一) 生平传略	(1)
(二) 治学精神	(3)
二、辨证论治思想研究	(10)
(一) 辨证论治的特点	(10)
(二) 二纲六变辨证体系探析	(15)
三、研究医学的思想与方法	(21)
(一) 运用哲学指导医学研究	(21)
(二) 辨析百家独抒己见	(26)
四、医学理论上的建树	(33)
(一) 阴精与阳气的辨证关系	(34)
(二) 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治则的发挥	(41)
(三) 理论结合实践的诊疗经验	(44)
五、景岳学说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46)
(一) 类分的研究方法应当发扬	(47)
(二) 深究药物性味的精神可取	(47)
(三) 唯物主义的万物皆源于一气论	(50)
(四) 临床辨证论治, 众法酌用	(51)
六、辨证从二纲, 注重虚实	(53)
(一) 阴阳为六变之纲	(53)
(二) 虚实乃辨证之本	(53)
七、论治分证型, 主用补泻	(55)
(一) 补泻疗法为经	(55)

(二) 分型论治为纬·····	(58)
(三) 兼及其它为辅·····	(59)
八、名正言方顺, 直呼非风·····	(61)
九、新方设八阵, 示人方圆·····	(63)
(一) 立方宜精宜专·····	(63)
(二) 遗药擅补长温·····	(64)
(三) 法宗阴阳相济·····	(65)
十、治形须用补, 首选熟地·····	(66)
(一) 熟地的功用和适应范围·····	(67)
(二) 熟地的配伍运用·····	(68)
十一、矫枉当过正, 另具只眼·····	(74)
(一) 辨河间·····	(74)
(二) 辨丹溪·····	(75)
十二、张景岳对“绍派伤寒”的贡献·····	(77)
(一) 对“绍派伤寒”学理方面的贡献·····	(78)
(二) 对“绍派伤寒”治则方面的贡献·····	(82)
十三、张氏著作评介·····	(88)
(一) 深究《内经》 以类相从 发隐钩玄·····	(89)
(二) 撰著《全书》 淹取众长 复有创见·····	(93)
(三) 阐发命门 详论阴阳 其虑在虚·····	(97)
(四) 景岳学说中的军事观 ·····	(102)
(五) 论《新方八阵》之四失 ·····	(107)
(六) 历史地评介其著述, 立论略有偏颇 ·····	(112)
十四、张景岳学说文献研究举要 ·····	(115)
(一) 明末清初时期的研究 ·····	(116)
(二) 近期研究 ·····	(117)
续后记 ·····	(123)

一、张景岳生平事略

（一）生平传略

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称自住所为“通一斋”。祖籍四川绵竹，明初祖上以军功起家，迁居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世袭绍兴卫指挥使。

他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幼时课诵“咕咕章句”，十三岁（黄宗羲《南雷文定》作十四岁）随父“定西候客”寿峰至北京，从畿辅名家梦石先生金英学医，得其心传。

“为人端静，好读书”（《浙江通志》），访交“奇才异能之士”，广览经、史、子、集，淹贯百家之说。性颖慧，“负经世才”，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沐清风，“豪杰士也”。爱研究天文、堪舆、音律、兵法、战术，习“鱼腹八阵”，思有所用。中年参军，“从戎幕府”，“投笔弃儒，绝塞失其天险，谈兵说剑，壮士逊其颜色。”（《景岳全书》贾棠序），走游燕、冀（今河北一带）间，履碣石（昌黎境内），出山海关，赴凤城，战马嘶风，边鸿叫月，过鸭绿江，抵达朝鲜。因抱着宁直无媚、宁介无通、宁恬无竞的心理，“不俯首求合，落落难偶”，浩歌解甲，数年即回。由于亲老家贫，听到御马者小唱知道人民对统治阶级不满，“筮《易》得天山之脍，遂决意归隐避石壶中”，乃沉潜轩岐之学，摆脱功名富贵的庸俗观念，以医“终其身焉”。后旅居长安，五十八岁返归南方，以提倡“气如橐籥，血如波澜，气为血行，血为气配”，突出“补益”二字著称。

“医日进，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林日蔚跋）。

“于生死疑难之际，审呼吸于毫芒，辨浮沉于影响，君臣佐使无不析其源流，问切望闻无不穷其奥。”风华正茂的梨洲黄宗羲（二十九岁）戊寅年（1638）在张平子家中与之相识，乙酉（1669）于证人书院应蒋一致（介宾姐之子，时已八十岁）邀为大师作传（见《质疑录》、黄宗羲《南雷文定》），言其“为人治病，沉思病源，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于门”；“沿边大帅”执“金币”争相延请。“盖医而仙者也”（《景岳全书》范时崇序）。曾语其徒曰：“医之用药犹用兵也，治病如治寇，攘知寇所在，精兵攻之，兵不血刃矣。”生平喜用人参，重用熟地黄，尝说：“阴虚而神散者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阴虚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阴虚而躁动者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阴虚而刚急者非熟地之甘不足以缓之”，故有“张熟地”（《会稽县志》）之称。所定新方一百八十六首中，有熟地者占四十八（见《新方八阵》）；《本草正》论熟地之文最多，达九百七十三字。公“才大学博，胆志颇坚”（薛雪《医经原旨》绪言），“综覈百家，剖析疑义”，将《内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醒瞶指迷”，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互通精义，仿皇甫谧《甲乙经》、杨上善《太素》、滑寿《读素问钞》例，将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经过分析研究，把漫漶之文归于统一。分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类，焦心皓首，同条共贯，历三十年，易稿四次，纲举目张，次序井然，撰成《类经》三百九十篇，三十二卷，附

《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令“言言金玉，字字珠机，发隐就明，转难为易”，“一展卷重门洞开，秋毫在目，”约八十万字，“世奉为金匱玉函”。天启四年（1624）衢县进士草书名手“通家”之友、汴梁故交叶秉敬曾予校阅（此时叶氏已从河南学政退休林下），赞为“海内奇书”，说大明见则小明隐，“太阳未出，燭火生明，太阳一出，孤灯失照，向日之《内经》不明而诸家横出，灯之光也。今《类经》一出太阳中天，而孤灯失色矣。”他“师古复细融会百家”，晚年又把学习心得、临床经验，按人、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字、宙、长、春二十四字区分，古方以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列为八阵，载方一千五百余首，复集新方一百八十六首汇为《景岳全书》十六种，六十四卷；小品评论《质疑录》一卷，辑有医论四十五篇，属札记性质，胥山老人琢崖王琦已收入《医林指月》内。就景岳子学识之渊博、著述之宏富，在历代医家中能与其相匹者，实无第二，堪称“仲景以后千古一人”也。

莺声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随日脚流。在明亡前即崇祯十三年（1640），先生与世长辞，卒之日，“自题其象召三子而诲之”，终龄七十八岁。

（二）治学精神

在历代医学名家中，张景岳可称一位巨匠。他医理精通，诊技娴熟，为后人所称道。从其所著《类经》、《类经图翼》、《景岳全书》等巨著中，不难看出其精深的学术造诣。

研究他何以取得如此巨大之成就，对于今天继承和发展

中医事业，应当具有启发意义。现就其对《内经》的注释来探讨他的治学精神，分析他成才的因素。

1、苦志研经 皓首不息

景岳潜心医道已是中年以后的事了。其外孙林日蔚在《景岳全书》的全书记略中说：“壮岁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居数年无所就，亲益老，家益贫，翻然而归，功名壮志，消磨殆尽。尽弃所学，而肆力于轩歧，探隐研神，医日进，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云。苦志编辑《内经》，穷年缕析，汇成《类经》若干卷问世。”虽然早年异常颖悟，“韬铃轩歧之学尤所淹贯”（同上），但并未真正习医业，而是怀着雄心壮志，从戎军伍，冀能于刀枪之中搏一世功名。及至功名无望，才翻然解甲。转而攻医，又把一番雄心壮志转到研习医道中来。难怪别人要说他“生平韬铃，不得遂其幼学、壮行之志，而寓意于医，以发泄其五花八门之奇”（同前）。这种说法未必允当，但他戎马归来之后，以其雄心壮志肆力于医，并且大展了其雄才，这却是肯定的。

景岳解甲以后，即以全力钻研医学理论。他对《内经》评价极高，谓其“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生全民命，岂杀于十三经之启植民心”（《类经·自序》）。认为《内经》应当象儒家经典那样进行研究，这就奠定了他苦志穷经、皓首不息，积三十年巨功编撰《类经》的思想基础。由于《内经》“文义高古渊微，”“经文奥衍，研习诚难”（同上），历代注家的注释，他又以为不过顺文敷衍，仍然是难者不能明，精处不能发，因而激起了他重新注释《内经》的壮志。

虽《内经》“研习诚难”，但作为医家之经典，基本理

论尽括其中，欲得中医之旨趣，则舍《内经》别无他书，因而，他首先从学习和钻研《内经》入手。关于他研究《内经》，他在《类经》自序中说：“初余究心是书，尝为摘要，将以自资。继而绎之，久之则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没有潜心是书，苦志钻研，是难于发出这样的感叹的。当然，《内经》是否言言字字皆如金石、珠玑，或可别论，但其意指《内经》寓理深奥，内容广博，非一目即可了然，必须刻苦钻研，这却是客观的。

由于认识到《内经》理奥、趣深，而真能发其旨趣者又为人不多，因而他“奋然鼓念，冀有以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而公之于人”（《类经》自序），欲注《内经》之念由此奋然一鼓，他即不惜花费三十年之浩繁功夫，

“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回”，著成《类经》。从是书看，其对《内经》的娴熟程度，确实为历代注家所不及。不是三十年的鸡窗灯影、霜晨烈日，不会达到这样娴熟的地步；没有精雕细刻、锲而不舍，也不会达到如此精深的造诣。

中年解甲，转攻医道，看准目标，即为此矢志不移地奋斗，刻意精研，不舍于斯，苦志编撰，皓首之年，方使巨著告竣，终于成为注释《内经》的高师，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景岳取得成就的基本前提。他说：“将注《内经》，为世人式”（见《类经》叶序），而他苦志治学的精神，更足以“为世人式”。

2、敢于创新 自成家言

景岳以前注《内经》诸家，多注重随文注释。但由于是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在内容上就难免杂乱，没有系统。如其《素问》部分，在王冰注之前，“世本纰缪，篇目重

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王冰花了十二年时间进行整理、注释；至宋·林亿等校订医书，又“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可见其书之难读。而王冰补注，马蒔发微，都是随文注释，欲对《内经》一目了然，仍不可得；越人摘难，滑寿撮钞，虽发掘了《内经》部分精义，又是摘章钞句，欲窥全貌，亦非其长。景岳一欲注解，“于是乎详求其法，则唯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庶晰其赜”（《类经》自序），另构新法，分门别类，编为《类经》，成其一家言（景岳未见《太素》，故谓其创）。这种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内经》一书，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渊藪，同时，也是古代科学技术之集大成者，内容极其丰富，景岳谓其“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诚非虚言。要使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科学巨著面目清晰，条理井然，“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按原来的篇章、次序注解，即使有生花妙笔，也难于做到这一点。因而，景岳以为“此（《内经》）欲醒瞶指迷，则不容不类以求便也”。把全部《内经》原有的篇章次序结构打乱，重新按《内经》所阐述的理论分为十二类，曰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和会通。如此重新分纲立目，使全部《内经》的理论眉目清晰，概念明确，便于学习。

《内经》括《素问》、《灵枢》两部分，景岳又别出一格，将《灵》、《素》合璧，使两部分中各相关内容有机地

排列在一起，既增强了《内经》理论的系统性，又方便了人们对整个《内经》的了解。

景岳这种研究《内经》的方法，不流俗套，别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无疑是科学的，从这点上说，他不仅是歧黄《内经》的功臣，也是后世治学方法上的先师。现代中医人才的成长之路，又何尝不需要他这种能独立主见，不囿于陈俗，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呢！

3、刻苦钻研 融会贯通

溶《灵》《素》于一炉，“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类经》自序），则必欲精通《灵》《素》而后可。景岳埋首是书三十年，首先就是刻苦研求，致力于融会贯通，在其心中先溶《灵》《素》一百六十二篇（佚二篇）于一炉，而后洋洋百万之言，方溢于笔下。

景岳对《内经》的融会贯通，非谓其能把《灵枢》、《素问》罗织在一起，再加以随意阐发，而在于他能就经论所及，使那些“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的篇章，根据理论系统的需要排列在一起，也就是把散见于各篇的相关内容集中在一起，按他所处时代人们的思维逻辑，予以重新排列，使《内经》的理论成为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新体系的理论。他对《内经》的融会贯通，翻开《类经》，即昭昭于目下。

从分类看，每一类都集中了《灵》、《素》各篇中有关论述，于目录即可了然，无须赘笔，他对《内经》的娴熟主要表现在具体注释中。在他的《类经》中，每一个问题，在全书的各部分都有照应，查一点即能在全书中看到《内经》对该问题论述的全貌。如关于“本”字，在《论治类》对

“治病必求于本”的注释中详细阐发了“本”的涵义，然就《内经》言，言本者非止一处，故又示人“标本类第五章义有所关，当与此篇参阅。”相互参合，则《内经》“本”义无余矣。又如“神”，《内经》中言神之处遍及《灵》《素》各篇，景岳首先集中了各篇中论神之精要，在《脏象类·脉神章》对“两精相搏谓之神”的“神”详加注义，又采《灵枢》中“决气”、“邪客”，《素问》中“天元纪”、“气交变”、“八正神明”诸篇之说以羽翼，在他处可参者又注：“诸神详义见脏象会通”，“又神气魂魄，见后十四，所当互参。”在《会通·脏象》中则汇集了《内经》论神六十余条，殚精极微，《灵》、《素》之“神”无余义矣。景岳自谓著《类经》“务俾后学了然，见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原”（《类经》自序），一读《类经》，亦对其自谓不以为妄矣。

由于景岳钻研《内经》“遍索两经，先求难易，反复更秋，稍得其绪”（同上），是经过扎扎实实的功夫，才对《内经》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而在注释中能信手拣来，运用自如。这种踏实的精神，坚实的基础，不仅对他著《类经》起决定性作用，实也足以启迪后学。

4、广罗百家 博采众长

景岳学识精深，于治学中颇多创见，自为一家之言，其治学特点还见于他能博览百家，集百家之长，又能不惑于他说。叶秉敬评价他说：“医林之诸子百家咸听君所用，而不为诸子百家用。”可称要言不繁，品评得宜。

景岳这种广罗百家，博采众长的治学精神，在《类经》亦随处可见，展卷即是。如对《阴阳应象大论》中“七损八

益”的注释，景岳谓其要义为协调阴阳，七损八益言阴阳消长之理。王冰注七损八益谓指房事，马蒔注则曰指房室采补，是景岳不惑于王马之注，而自为之说。虽未尽善，然较之王冰、马蒔，则更圆融而合于实际多矣。尽管后世张志聪、丹波元简又多方考证，仍未得其本义。直待近年长沙马王堆文物出土，才审知七损八益专有所指，当然不能藉以责景岳之不明。对《至真要大论》中“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诸段的注义则很推崇王冰之注。对《腹中论》、《通评虚实论》中之消瘴热中，虽对河间、戴人三消从火的观点很欣赏，但又不盲从，谓“消有阴阳，不得尽称为火”。因而他用归脾去白术、木香，八味去丹皮、泽泻，养阴养阳出入间用，治一消渴证，服三百余剂收功，主张消渴亦可温补。

景岳治医，不仅精通医理，熟谙医林诸子，且对其他很多门学科也有精深造诣。注释《内经》，不仅博及各派医家，又能旁通儒、理诸子，故他说理透彻，论证灵活，不拘于《内经》之字句下。如对“魂魄”的注解，不仅笔下注述详细，且又旁引孔颖达、乐祁、邵子、朱子诸家之说，使阅者能执一《类经》而得观古之三教九流对魂魄的认识。在《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中，更表现出了他的博学多才。为了发明《内经》，他应用了天文地理、气象物候、音律象数等各种知识，对《内经》的疑难之处详加阐发，对读者理解《内经》，确实有发隐就明之效。在现代看来，他是在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中医进行研究，这是他治学中突出的、不常为人注意的特点。现代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医要发展，必须运用多学科的成果来研究中医，这也是